

我的三角梅

■张学庐

本以为，自己早过了容易感动的年龄，可以心静如水了。

我住在二楼，最好观赏花坛里各色花木。雪松、枇杷树、桂花树、栀子花一年常青。3月之后，枇杷树结满了果子，压弯了枝丫；无花果树的叶子长得特别浮夸，很快把虬枝遮得严严实实。过不了多久，某一天等我下班回来，枇杷树上的果子会一个不剩，因为被一群孩子已经摘过了。再过不了多久，他们会隔三差五来瞅瞅无花果——几乎年年都是这样的，直到去年夏天。

我在无意中发现，在齐整茂密的枇杷树冠中，何时探出一个枝条。像是荆条，所以起初我并不喜欢。这枝条蹭蹭往上长，几日不见，就鹤立于枇杷树冠，摇摇晃晃，颇为自得的样子。它一定忘了季节，竟然一直到秋天还不断拔高，而且又粗又嫩，水灵灵，一掐准是一滩水。或者，在高大的枇杷树下压抑太久，才会这样贪婪地承载着阳光和雨露啊！我奇怪它近乎疯狂的执著。后来，枝条上长出小小的叶子，稀疏的白茸毛，和不规则的倒钩刺。

我们都想不到去年的冬天会那么冷，经历了据说是百年一遇的寒潮，在我们“虽隆冬恒燠”的浙南。许多阔叶树种如广玉兰，热带棕榈一直以来在



我们这里生活得有滋有味，这回遭遇了灭顶之灾。那可怜的枝条更是生不逢时，在不该探头时探出头来，厄运在所难免。果然，它耷拉着头，接着枯萎了，看样子是彻底死了，死在枇杷树冠上，死在那个全城抢购羽绒服的季节中。枝上薄薄的青皮先是干裂，不久就脱落了，裸露出灰色枯骨，和狰狞的钩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我想，可怜的枝条或许会为自己先前的努力而后悔？

然而，事实证明了我的杞人忧天。在今年枇杷树长出新叶时，我特别在意的枝条，居然又开始了新情节：一节一节向两边抽出新的小枝条，接着生出嫩叶，绿绿的，还变本加厉在硕大枇杷树冠上蔓延开来！在栀子花开花之前，在枇杷树结出果实时，每一个枝条上开出紫色的花。每一朵花呈三个花瓣，合成一个三角形。众多的三角形挨挨挤挤，热热闹闹。在枇杷树冠上，在我家阳台前像瀑布一样尽情倾泻。栀子花谢了，枇杷也摘了，小孩该来瞅瞅无花果了。这紫色的花，仍在热烈地开放！

一天，一位朋友过来看到了，先是惊呼：“我见过很多三角梅，可从来没有看到这样旺盛的三角梅啊！”又羡慕地说：“你家阳台伸手可及，这是专门为你开放的吗？”

朋友一直在外地，如果他也知道三角梅经历了秋的挣扎，冬的寂灭和春的等待，对于夏花的灿烂，恐怕也不止惊奇了。我听了后一句话，竟也觉得冥冥之中，原来与这条本不知名的枝条有着纠葛。

我打开百度，看到的注释如下：三角梅，紫茉莉科、叶子花属藤状灌木。茎粗壮，枝下垂，无毛或疏生柔毛；刺腋生，长5至15毫米。叶片纸质，卵形或卵状披针形，喜温暖湿润气候，不耐寒，喜充足光照。

可是谁说三角梅不耐寒呢？百年一遇的寒潮！或者，每一个生命，当它到了极端的境遇时，就会爆发出匪夷所思的力量。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当三角梅历尽劫难，终于以它自己的方式让生命在理想的原野上奔驰，我们还能够无动于衷吗？

三角梅，我的三角梅！

村庄——诗意的乐章

■周小含

6月，一个朗朗晴天，我们踏上“乡村之旅”。

第一站是凤竹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建于元朝年间，历史久远。初到凤竹村，我便为那素净淡雅气质所吸引。无论是古旧砖瓦房，还是翻新水泥房，都不见有杂乱广告纸，连公共厕所也一尘不染。炎炎夏日，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树下，手执蒲扇，悠然地乘凉。从这里望过去，大片农田与青山两相映衬，那盎然绿意，仿佛被打翻了的颜料桶，从这头流到那头。一排排古朴民舍夹杂其间，似乎也沾染一种清新味道。

凤竹村除了个别新建民房，大都是闽派明清建筑。其中最有特色的要数“五幢联”，有近300年历史。五座大房子连成一体，内部靠前廊和后廊一字贯通。每座都是大四扇老屋，有前厅、后院和绣楼等建筑。“五幢联”中还有一处“鲤鱼弄”，很有意思：楼下是牛栏，楼上则有书院、茶楼、客房等，窗户或圆或方，各不相同。在门扉和窗棂上，还保留着精细雕刻，花木虫鱼，皆栩栩如生。走进后院，可以看到一口井。井虽不深，仍有清泉不断涌出。井口的青苔，正如台阶上，石缝中，瓦砾间随处可见的青苔一样，见证着岁月的流逝。绣楼厅前有几张旧时对联，只依稀辨得横批的“满堂喜气”和一联中的

“结婚筵前共饮……”字样，大概是小姐出嫁所作，虽年代久远，往日红艳对联早已褪色，但仍能令人联想到昔日热闹场景。绣楼还有一处有趣地方：那是一个小小的从走廊延伸出去的“阁楼”，两侧有扶栏，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同伴笑说，“这是‘望月楼’，供小姐赏月用的。”

凤竹村村民们的热情淳朴，远超我们想象。早在我们来前，他们已准备了热闹的表演节目，敲锣打鼓，欢迎我们到来。等到我们进了屋，大妈们又忙着给我们倒茶，喝完一杯，再续一杯。她们脸上的笑意，就如茶般温暖甘甜。

午饭时，村民们特意端出特色菜——“凤竹”，所谓“凤”即鸡，而“竹”，则指包藏在鸡肚里的竹笋。这道“凤竹”要在传统的灶中高温烘烤四五个小时，才能得以“重见天日”。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



山水情结

■陈映芳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待久了，总想去青山绿水间走走，看看。

难得大妹今天休息，也说想清静地走走坐坐，于是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去高楼。许是托了小妹在那儿工作的福，我们又去蹭饭——农家乐，打牙祭了。

在满足了口福之后，聊了一会，小妹下午有课就先回校了。我们就这样没有明确目标，没有目的地往枫岭那条路一路向前。此间几乎无车驶过，而且有树荫遮蔽了初夏的骄阳，偶有风过，甚是清爽，我们觉得坐车里简直是亵渎了这一段路，于是弃车漫步。当我们放慢脚步后，似乎一切事物都入了眼。那些虽不是什么旅游景点但却可以称为景，不是景点却胜似景点。

那路边结着青果的枇杷树、桃树；开着白的、紫的、黄的各种蔬菜花；放眼望去还有一片旷野，偶尔的一条涓涓细流都让我们为之欢呼，满眼的鲜嫩，满眼的自然色，满眼的生动孕育着的生命，怎能不让我们感动和喜悦。甚至连坐在门口眯眼打盹的垂垂老者，我们也会傻傻欣赏一番，然后怔怔地低喃着：就这样无所求地眯着，春风轻抚，坐等夕阳来唤醒回屋，不是也挺好的吗？忽一银发婆婆抬眼疑惑地看着我们，两傻妞相视一笑，呵呵地跑开了。真是“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我们时不时地伸伸手，扭扭腰，展开双臂来几次深呼吸，贪婪地想把吸进去的富氧离子

存着带回家。

我们就这样走着，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一路出现了许多细流，而且有越来越大之势，还有堤坝、碇步，几乎都可以听见水流的哗哗声了，惹得我们心痒痒。我们一路惊呼着潮流而上，找个合适的台阶下去，与水来个亲密接触。

终于有一风水宝地，不仅溪面宽，而且还有大树垂腰替我们遮阳。于是，我也顾不上形象了，一屁股坐在一圆滑的石头上，脱下鞋袜，让双脚来个冰镇的透心凉。欢快的溪水抚摸着我的双脚，又欢快地从我的脚边溜去。我就这样静静地听着水流声、鸟鸣声，看着山中树、溪中水、水中石。偶有从树间投下的细碎阳光，在鱼鳞样的水面上闪耀出钻石般迷人的光芒。忽然“水光潋滟晴方好”，苏大诗人写西湖的句子跃出脑海。

听着听着，那水流似乎流经了身体，涤荡着污浊，顿时神清气爽。我抬头眯上了眼，时间似乎就在我合眼那一刻停止了，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心也清了，也静了，此时清静成了最美的音乐。我愿意就这样醉着，醉在诗情画意里。

也许是自己生在小山村缘故，那里有青山绿水旷野。童年记忆存一生模式，所以离了它们总觉得自己是浮着、飘着的。见着它们总特别亲切，特别踏实。也许这就叫情结吧。而曾经山清水秀的故早乡已被叫现代化的铁皮机器人给踏得面目全非了。

故乡，许是回不去了吧？！

儆猴(微寓言)

■洪善新

太阳快要爬上东山，公鸡开始打鸣。猴子生气了：“别吵了，我想多睡一会儿！”

“打鸣是我的职责。”公鸡不服气。

“错，主人买你不是希望你打鸣，而是为了吓唬我。我犯了错，你就会挨打，甚至砍脑袋！”

“你骗人，天下哪有这样不公平的事？”

“好，我今天让你开开眼界，先给你一个下马威！”

一会儿，锣声响起，猴戏开演。第一个节目是猴王登基，猴子本该戴上王冠，登上王位。可它故意出错，偏偏戴一顶太监帽子表演。耍猴人生气了，转身去拿皮鞭。猴子乐了，对公鸡说：“哈哈，你该被打屁股了！”

公鸡战战兢兢看着耍猴人高高举起皮鞭，“啪”的一记，却打在猴子屁股上。

猴子暴跳如雷：“我的屁股都这样了，你还忍心打我？”

“你犯错，不打你打谁？”耍猴人问。

“你爹在世时都是教训鸡



来吓唬我的。如果我犯的是大错，那就连鸡脑袋都保不住了。这就叫杀鸡儆猴。”猴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我知道，驯化一只猴子颇为不易。爹舍不得打你，就想出杀鸡儆猴办法。但这办法用了许多年，不灵了。我看你刚才故意犯错，好让我去教训鸡，这对鸡来说太冤了。我现在偏要改一改，谁不乖就打谁。要是你敢犯大错，我就敢杀猴儆猴！”耍猴人冷笑道。

猴子吓得跪倒在地，连连求饶：“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这狼狈的一幕，看得公鸡想笑又不敢笑，憋得满脸通红。